

走向诺贝尔

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 大系

ZHONGGUO
DANGDAI
SHILIPAIZUOJIA
DAXI

刘映歌



贾平凹

Jia Pingwa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 大系

ZHONGGUO
DANGDAI
SHILIPAIZUOJIA
DAXI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小说精选

王 玄
娜 子
选 编

中

冊

ZHANG GUO DONG DONG
BEI LEI PAI ZHONG GUO DONG

废都

贾平凹小说精选

——

夕阳一照，黄河岸边的土城里一切都辉煌成古铜色了，风并没有扫起，古槐上生发了无数的鸠鸟，呼啸着卷上了天空，于浓重的色气里搅出铂的纸片，陡然又收隐入树中，如旋风倒吸一般，静寂无声，古槐依然了雍雍富态。这百年物事的老树是成精了吗，树叶怎么会是鸠鸟呢；鸠鸟原来是树叶，冬天里古槐也就不秃了吧？光着膀子额上又贴了花椒叶子的邱老康扳动着井台上的辘轳，思想最后一趟送去水

的人家，却为越来越多的奇妙事体而疑惑了。一个长长的夏天，云彩里没有滴下一口雨水，整日价吼风，镇河楼顶的碧玉琉璃脊柱都被扫荡了，邱老康也觉得水井也总在移动。有几次的夜里，井台明明在篱笆的里边，天明却在了篱笆的外边，是风把篱笆移了方位还是风把井吹走了？邱老康到底自认了自己眼花，发出垂垂暮暮老的浩叹。但是，酷夏里黄河也枯瘦了许多，井水没有涸，且旺得高出往年的吃水线，这是邱老康好不得意的事。现在，井绳一抖一抖拔上来，他就禁不住激动了，仿佛整个土城也随之颤颤巍巍，遂坠入一种很伟大很神圣的境界里，唱秦腔曲子，把盛了水的四个哨桶挂在了毛驴骨架上，还要嘴凑近桶沿喝那么几口，把胡子和前胸弄一片湿湿淋淋。绕了篱笆，穿过廊房台阶，要走出石刻砖雕的花门楼的时候，扭头却看到了照壁的左下角，一堆瓦砾边，新生了一窝七八枚的蘑菇，胖胖地惹人。

“匡子，匡子！”邱老康喜欢地叫起来了，“你瞧这是什么了！”

匡子的房门挂罐着铜锁，贴满了窗花的窗子也掩得严实，一只棕红蟋蟀在门墩上跳了一下，不见了。或许匡子在爷爷睡熟井台上的机会就往街上闲逛了。这女子！邱老康咕嘟一句走近照壁左下角，却不忍心去碰了蘑菇。蘑菇都是狗尿过的地方生就的苔，家里不养狗，哪儿就生了这和尚头一样的小仙物儿呢？匡子已经发见，作想再过几日刨了烧鲜汤吗？

驮水的驴子在街上走，邱老康在裤腰带上拴了一圈的

骨片水牌也蛮有节奏地响。踏磨得中间凹下去却光腻映人的石条街面，有谁家的猪吊着一溜奶子一步三摆，拉粪的人就拿了铲子和铁勺紧在其后，但终未能及时接承，一滩很脏的东西就腻了一片。邱老康虽然在这土城里属于农业户口，却仍看不惯那些吃毛粮的人家放野猪。瞧那光光堂堂的街房墙壁，偏钉了粗糙的水橛，挂了辣子串，烟叶，和一片一片用绳儿挂着的萝卜页儿，城也不像个城的。

这是土城西街，过了西街到十字街心，往南漫坡而上就是城南门垛。城门外有贯通的公路，已沿路新建了一条大街。邱老康听见了那新街上往复奔驰的车声，却眼瞧着这漫坡路的两旁开始了夜市的摊铺在摆设；掌柜们都收拾清了货品，然后拖出竹床，泼上水了，仄卧上去摇竹皮团扇了。夏日的土城活着的是夜市，那里的摊铺上同摆了高跟皮鞋和葛麻草鞋出售的。邱老康就感叹了，旧时候的妇女都要把脚缠得小小的，如今穿高跟鞋还不是缠脚的道理，只是人越来越奸巧，不伤脚又能有缠脚的好看法。唉，那墙头上又多了几张写着祖传秘方治性病的江湖郎中的告示了！邱老康用手扇赶着一只追逐他的风火眼的苍蝇，一辆拖拉机就突突突地开过来，坐满了垂泪的孕妇。这又是一批拉到医院去做流产的吧，邱老康不愿与孕妇的泪眼接触，忙向土城唯一的，十字街心的那个岗楼里的警察打招呼。但警察已经打盹了。

警察是个半老年岁的驼子，与邱老康忒熟，常要在水驮子经过的时候，拿一个特大的瓷缸拂开水桶上的高粱棍儿浮子舀了水去，就在岗楼的电炉上煮茶。一满的土城

“苏警察，苏警察！”他轻声唤着，苏警察还没有醒，这位最宜于做广告的人员没有舀了水而同时咧开满嘴的牙说“喝了你的井水，黄牙果真瓷白瓷白的了！”但拖拉机转弯的时候，险些与驴子相撞，孕妇和驴子一起一声尖叫。邱老康就想：古时候，土城的皇王出驾坐金镶银镂的大车，并排的三匹套大马的。街面儿读多宽，有没有警察呢？

这么想着，就为自己的所想而生出几许得意，睁亮了眼睛也视周围，邱老康觉得周围的人及物事极为亮堂。以为是自己视力大增，但旋即感到异样，黄昏的天里一切全没有这样光亮过？便听得有人惊叫：哎呀，天上出来四个太阳了！街上的人就都驻了脚往天上看。邱老康抬了头第一眼看到的景象使他震懵了，果真有四个太阳赫赫煊煊就悬在西斜的空中，相距并不甚远，一摆儿是三个，另一个稍有偏离，恰与其中的两个形成三角位置。傍晚的太阳原本是金黄的，新生的三个太阳却红若炉中热铁，且燃烧得就要流火，一会儿似乎为方形，一会儿又椭圆起来，稀溜得如是液体，空中地下就亮得发红，发蓝，末了就一尽儿惨白。邱志康还要看第二眼，眼疼得针扎，低下头来明明是看着一切，渐渐竟一切立体变成了平面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，手伸在眼前不见五指。街上在这骤然间一片嚣乱，

而拖拉机嘎然止了发动，谁家的小孩正吹口哨，后半音也哑了，接着许多人在叫，在哭，有了跑动，脚步杂沓，竟有人重重地将他撞倒，且感觉里又能数只脚踩了他的腰踏过去，邱老康在地上足足躺了二分钟，以为他的眼睛是瞎了，不想却又慢慢看见了东西，他赶忙拍打了一下叫声十分难听的毛驴，毛驴在原地上为他踏着步子，是的，毛驴是活生生的毛驴。邱老康这才注意到满地又是古铜色的夕阳光辉，而天空又恢复了只有一个太阳的原状，满街的人皆痴痴呆呆得如一片立卧的木石。

“这是日蚀了！”邱老康终于说。

这怎么能是日蚀呢？日蚀为日消失，刚才天上是四个太阳啊？！邱老康为自己的说法所困惑，七十多年里应该阅人阅世多多，却从来没有经历这种异怪，难道日蚀之后完全黑暗是什么也看不见的，有了四个太阳的完全的光明了也是什么也看不见吗！邱老康噢噢地醒悟着，发现了拖拉机上的孕妇们全逃走了，而车箱前后坐守的两个计划生育干部叫苦不迭；十字街心的隔离墩上，却坐着一个大肚子妇人正蒙懵不知所措，立即被重新拉上了拖拉机。

邱老康再不敢耽误，拉驴匆匆往东街去，按水牌订户送了井水，再不立在那里同取水的某一家女人说谑话，让人家喝一口水喷在他的脸上或是过来拔一根他的胡须，很快回家在堂屋里独坐喘气了。

邱老康想：怎么就会有四个太阳呢？而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出现四个太阳又光芒强烈得那么厉害？他觉得这个夏天异常，很惶恐。匡子还没有回家，天彻底是黑下来

了，从水井里提出吊笼，胡乱扒吃了中午剩下的存放在水井吊笼里的凉面，邱老康就死心眼往林青云家去了。

林青云是懂得天地玄黄的，土城里，邱老康敬服的就唯此一人。在新街后的坡岗根处的林青云家吃了一碗小米干饭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到很久了，天上四个太阳的问题并没有探出个究竟，邱老康却醉醉醺醺步下山岗，山上的璜元寺正是敲了钟声。竹木萧萧，夜露沉沉，他一脚高一脚低，看见天上的明月清洁，人走月也走，人停月亦停，一直跟随亲近。邱老康文墨并不深，不晓得哲学，却能想到月亮是不老的，当远古的岁月里这个上城还是一个并不大的国家之都，那些皇王、王后，文臣武将抬头看的也是这轮月亮吗？遂也想到他家后院的那口水井，县志的书上都写着的那时是供得一城人的吃用，偌大的一个水局子，家家买水牌，水夫七八十。唉唉，现在呢，往事皆非，井口上只留有井绳勒出的三处一乍长的绳渠道儿，邱老康又要感慨沧桑的变迁了。

站在了新街上，更深夜阑，灯火已熄，月下的城墙如山静伏，女墙的垛口正透了浅淡的夜空，愈发暴露了黝黝的女墙峥嵘，使古城墙显得异常厚重壮严。遥看下去，城外的黄河道上一片明白，但明白的并不是水，是沙滩，白日铜叶一般的黄河流淌夜里则是黝黑如铁了。邱老康依然能听到沉沉的水声，似咀嚼的细碎。那隐约如塔一样的镇河楼上，风铃暗动，鸟是一满都睡着了。

邱老康的身子越发不胜酒了，在走过城门洞之际极想唱一曲秦腔，但突然的一辆卡车从新街上急驶而过，竟使

他受惊得一个趔趄险些跌倒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如电的灯光刷地照过，他一扭头，发现了在城门洞前的一棵树下正站着一男一女，几乎又吓了一跳，心下倒怨怪年轻人越来越不怕鬼了，站在那么黑的地方。当他再看一眼，车灯就要消逝的瞬间，那男的倏乎在女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极快地，也极响，慌忙逃跑，女的双手抡起来，却打在空中，说了句：“你……坏！”一时跑着的愣着的影子乱跳，拉长缩短上了邱老康的身上，旋即复归黑暗了。但邱者康酒醉顿消，兀自脸发烧了，因为他认出了那个女的竟是匡子，也同时猜出了逃走的那一位。

邱老康为知道了匡子的秘密简直要欢喜得笑了，赶忙紧闭口鼻，在黑暗里蹑脚返回：他要看看孙女回家后会怎样地说话，他要逗逗她。

回到家里，匡子果然没有回来，邱者康就独自睡下了。孙女从五岁时就一直同他睡在这炕上，十六岁起却嫌起爷爷的脚臭，收拾了厦房独处一室了。在这个世上，邱老康唯水井和匡子是他的生活依托，也是他在土城里堂堂正正活人的最引以骄傲的资本。

门推响了，匡子回来了，是轻手轻脚的。“把门关好，下了贼杠吧。”邱老康说。匡子一下重手重脚起来，“爷爷还没睡着吗？”哗啦掀开卧屋门，一边叫，一边划火燃了灯檠。邱老康瞧见她脸色红朴朴的好看。

“爷爷这么晚了还没睡着吗？”

“你把爷爷又搅醒了嘛！”

“爷爷不知好，人家关心你，你倒不领情。爷爷你晚

“你不回来给爷爷做，爷爷当然吃了。”

“匡子是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到秀秀家去的，秀秀要我剪窗花……”

“怕是看戏去了。”

“我才不去戏院哩。”

“你看着爷爷！”

街上传来卖烧鸡的叫卖声，那是一位秃子，每晚子时前仍提了烧鸡盘儿，撑着马灯，沿街营生，邱老康差不多喜欢这时去买了一块肉来下酒的。很窘的匡子就不看爷爷，说：“爷爷不吃烧鸡了吗？”

“你去吃吧。”

“我吃过了。”

“吃的什么？”

“贵妃。”

邱者康常要说匡子如果活在古时候是会做了娘娘的，娘娘吃鸡就要吃鸡腿和鸡翅膀，鸡腿是跪（贵）的部位，鸡翅膀是飞（妃）的部位。

“不是吧，是鸡舌头。”

“鸡舌头？我才不吃的。”

“没吃？那么鸡舌头是把我匡子吃了！”

匡子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左腮，想起了刚才的一幕，便一口气将灯檠吹灭了，说：“爷爷，不说了，睡！”

笑着跑回她的厦屋去。

1000

对于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林青云走访了凡是城中的人都说见到，而城外的人则一概不知，就晓得这是一种预兆了。但预兆的什么，林青云几个昼夜地在家里摆开《邵子神数》，仍是弄不透这本书查阅的方法。

北宋的邵子一生不求做官，跟随陈抟在华山上观星占卜，后独居在这座土城，当年一个并不大的国家的都城的镇河楼花园里，开始了二十年玩弄数字的生涯。在他的眼里，每一个数字都是宇宙天地的某一密码，他常常口诵着一组数字，接承着天地官睪中的信息强身养性，明慧度智，而谑笑世间的和尚只会早晚念那佛陀。为了显示这些数字的奇妙，他重新排列组合，又换变为讖语，编撰了一部类似辞典的书，只要面对着每一个来人，从其五官结构，形态言语，来时和方位，即可推断出一个三位数来，又以此三位数在书中查出你年庚大小，父母姓氏，以及所求之事，进而，演衍星云更移，寒暑变化，朝廷兴衰，家道祸福。邵子临终，将此书传于大弟子，却又授查阅此书方法给小弟子，两位弟子竟各怀鬼胎，一个不愿将书明示，一个也死守方法秘而不露。十年后，小弟子勾结了强盗杀了师兄，以重金从死者后代手中购得此书，但师兄后代售书之时又暗中抄录了一份，待到这位师弟得到神书的当日，才要查阅验证，天上突兀兀一个火球落下，人便焚

林青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正是三十二岁，他在璜元寺里做道士。文化革命运动了，一个夜里，无数造反的人进了寺来，废了老子坐像，坏了菱花门窗和庭院烧香焚纸的大铜鼎，限令三日之内道士还俗。道士们遂鸟兽散。林青云想：就这么走吗？他看中了厢房窗框上的一页雕花木板，日后做俗家人也有了物件作念。用力一推，板是掉了，又掉下一个油布包来，里边竟是一本纸张糟脆的线装书籍，这就是《邵子神数》。

林青云早就听过这本书的传说，当下伏地磕头，对天叩谢，时秋风萧瑟，黄叶满地，将书匿于怀中，遁出了山门。文革结束后，诗院重建，林青云重新回到寺里，但三年后却又还俗，从此再不思恋寺里生活：一是因为寺里人事依然复杂，为一个道长的权位勾心斗角，林青云明白了人在世间并没有个清静寂虚所在；二是他一心淫浸着那本邵子神数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从寺里得到，专意要在后半生里能讨究出神数的查阅方法来。可恼的是林青云十数年过去，仍不得其解。

这一夜清月皓空，门外蚬蚬繁鸣，林青云苦守孤灯，搔下许多白发下来，在一部器杂的虫乐中哀叹起自己的缘分浅薄、蠢笨无能了。

儿子却提着一个纸箱踉踉跄跄回来，在门框内的土凸上拐了一下脚，嘟囔发狠，抄了锨就要把土凸铲平了去。

“不要动！”林青云正烦躁得无处发泄，骂了一句娘的

脚。

“咱这家越来越不像家了!”儿子说,“进屋是进山吗?”

门框内是有一个土凸的,这是长年以来,下雨天在外踩了泥,进门在那里蹭泥蹭起来的。土凸越蹭越高,几乎与门框齐平,凸后却渐渐成了深坑,是要稍不注意就把脚窝了,但林青云不让铲,说这是福凸。福在哪里?林青云当然联想到《邵子神数》,那年得书还俗一住在这里,不久土凸就形成了,他曾祈祷过若是土凸越来越高,他就可能解出查阅方法的。

儿子还要铲,林青云就扑过来把锨夺了。

“爹,你别信着那本书的邪!”儿子说,“那书你看了十几年,你知道天上为什么出现四个太阳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林青云说,立即问,“你说什么?”

“人都说爹知道,爹也不知道,”儿子分明是冷笑了一下,说:“我知道!”

“你知道?”

儿子说:“天上出了四个太阳的时候,海山叔家的狗王生下的四个崽,生下来也是一溜三个,只说没有了,狗王都站到了旁边,不想又生下一个,一生下来就跑哩!”

胡扯淡!林青云收回了脖子,几乎是愤怒了:“难道狗要成了世事?!”

“可不,现在风石渡的的细狗撵兔才叫热闹哩,往年是腊月撵一次,今年以来,月月有集会,说不定会发展到像国外的赛马一样卖彩票哩!”儿子说,好是得意的,“爹

风石渡的细狗撵兔是听说过，可没见过，但土城里养细狗的人多起来，林青云却是领教过了，几次在小巷里被狗咬着不能通过，他用棍子打，狗主人倒红着眼与他说低论高，骂他很难听的话来。林青云就常常看着城外山上光秃秃的坡梁，感叹树木越来越少，飞禽走兽越来越绝，这飞禽走兽就全变成人上了世，愚顽凶残了！他苍苍浩浩长叹一声，注目起眼前的儿子，这贼，又是什么托变的冤家呢？

儿子却打开了纸箱，纸箱里哐的便跳出一个什么来，震得柜盖上的灯檠也摇晃了一下，同时偌大的黑影在土墙上倏乎闪过；待那东西已跳到了土炕被褥上用前爪洗弄着耷耳，林青云才看清是一只细狗崽子。

“你？”林青云顿时脸都变了，“谁让你把一条脏狗抱回来？！”

儿子说：“这是狗王第一个崽子哩，纯种细狗！长大了市面上成交一千元呢，海山叔却能看得起我，白送的，还要认我当徒弟的，爹！”

三年前黄河发水，林青云在岸边用长杆竿篱捞上游煤矿上漂下来的浮炭，河心稠泥水里游过来一只狗。林青云想，狗能游泳，真是稀罕，直看着游到岸头了，站起来的竟是一个人。这人衣服在水里被浪全打脱了，要借他一件衫子围了下身进城，说他家在风石渡，叫海山的。林青云就把一件衫子脱下给了他。那衫子再没有还回来，后来就听说这个叫海山的人养狗出了名，在细狗撵兔之中每每夺